

这三个地方，藏着苏轼与徐州的故事

本报记者 王思恒 周翔宇

在彭城七里之上，有着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，而在这些群贤间，苏轼的名字更深入人心。

这位北宋文豪，虽在徐州任职仅两年，却以爱民的深情与担当，在这座城市烙下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。

他曾亲率百姓治洪水、开煤矿，以务实之举护一方安宁；亦曾漫步快哉亭中、云龙山下，用生花妙笔写下“贤者之乐，快哉此风”“云龙山下试春衣”的千古绝唱。政绩与文采交织，民生关怀与诗意图情相融，让苏轼与徐州结下跨越时空的羁绊。

千百年来，苏轼文化早已融入徐州的肌理。探寻这份独特的文化遗产，便是触摸徐州历史深处最温润的记忆，聆听东坡余韵。



黄楼。

黄楼矗立，彰显苏轼的为民担当

矗立在黄河故道旁的黄楼，是彭城七里文脉中极具分量的节点，见证着北宋文豪苏轼带领军民抗击洪水的不屈精神。

苏轼任职徐州期间，恰逢黄河决堤，他带领军民苦战七十余日，终保徐州城安然无恙。洪水退去后，为铭记这场抗灾胜利，苏轼于城东门主持修建此楼，以黄土敷面暗合“土能克水”之意，“黄楼”之名便由此而来。后来，这里成为苏轼与友人雅集唱和的胜地，让名人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。

黄楼在历史尘埃中历经变迁，却始终未曾淡出徐州人的视野。褪去千年风霜的黄楼，正以文化地标的新姿态重焕生机，让流淌千年的文脉融入寻常烟火，为古城徐州铺就了温润绵长的生活底色。

今日所见的黄楼，重建于1988年，坐落于故黄河畔、庆云桥东侧的黄楼公园内。琉璃覆顶，歇山抱厦，飞檐凌空，屋檐下“黄楼”二字为苏轼亲手所书，楼中放置着《黄楼赋》碑，正门书写着两副对联——“湖山共唱黄楼赋，天地同怀苏子功”和“江山信美黄楼千载雄三楚，人物风流赤县万民忆二苏”，表达了数代彭城人对苏轼的怀念。

为让千年文脉更好地与当代对话，近年来，黄楼进行展览提升改造，以“一天”“一年”“一千年”为清晰叙事线索，打造出全方位展示苏轼黄楼时期事迹、徐州历史遗存、千年文脉与精神价值的展陈空间。让游客得以在时空交错中读懂黄楼的价值。

改造后的黄楼分三层呈现核心内容：一层聚焦“黄楼巍巍，风雨千年”，回溯其历史渊源；二层诠释“黄楼文脉，赓续延绵”，展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；三层彰显“黄楼遗爱，以民为本”，传递苏轼心系百姓的情怀。

在这些丰富的展陈中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楼展陈的《黄楼赋》碑。这篇由苏辙撰文、苏轼书写的赋作，既记述了苏轼抗洪的艰辛历程，描绘了徐州的地理风貌，更蕴含着豁达通透的哲学思想，值得人们亲临现场细细品味。

走出黄楼，公园内的生活气息愈发浓厚。孩童在广场上追跑打闹，年轻的情侣沿河畔步道并肩同行，老人在凉亭下闲话古城变迁。

“我住庆云桥那边，每天下班最惬意的事，就是来公园走一走。”市民陈先生说，“这地方就像家门口的花园，风景好，又方便。”

快哉之风，见证苏轼的豁达心境

自黄楼向南，穿过热闹的街巷，便到了风景秀丽的快哉亭公园。

公园内小桥流水，长廊曲折，在落叶纷飞中美丽又大气。但让这座公园闻名遐迩的，并非美景，而是一座亭子。

踏着青灰色石阶拾级而上，跨过古朴的大门，檐角如飞鸟展翅般的快哉亭骤然入目，一份北宋年间的豁达心境，千百年来，在亭内长存。

苏轼的朋友李邦直也在徐州为官，他在一个唐代古亭的基础上修建了快哉亭，苏轼则挥毫泼墨，写下了《快哉此风赋》，快哉亭由此得名，并因苏轼而声名远播，更因他的豁达心境，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地标。

亭与水相映，人与景相融，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。

“贤者之乐，快哉此风。”这是《快哉此风赋》里最著名的一句，也道尽了苏轼的大气豪放。他文采斐然、诗文传世，奈何为官之路并不顺利，很多政治抱负没有实现，屡屡遭遇人生挫折。

如果说黄楼见证了苏轼的政治功绩，快哉亭便承载着他的豁达心性。他常邀宾客聚于亭中，与友人对坐浅酌、吟诗作赋，一座典雅的古亭，静静见证了这位北宋文豪的雅致情怀。

千百年风雨更迭，快哉亭经多次修缮仍屹立，始终是承载苏轼文化的重要所在。

如今，往来的游客循着苏轼的足迹来到快哉亭公园。在秀丽的风景中，感受苏轼的豪迈情怀。

来自南京的游客李先生站在快哉亭前，回首望去，满园风光如画，心生感慨：“站在这里，仿佛能触摸到苏轼的心境。人生难免有失意，可他竟然能从风声中寻得快哉，这份豁达大让人敬佩。”

附近长廊中，不少游客忙着拍照留念，或倚栏远眺、或静坐闲谈，笑意盈盈。

又是一阵风吹过，落叶沙沙作响，快哉亭历经风雨，屹立至今，它不仅是徐州的文化符号，更承载着苏轼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。每一位登临者，都能在亭台楼阁间，在清风拂面中，读懂那份穿越时空的豁达，感受那份“快哉”之乐。



快哉亭。

云龙山色，留存苏轼的诗文雅致

“山有云气，蜿蜒如龙”。云龙山高低起伏，其状恰如一条卧龙，而春夏云雾缭绕时，又如龙起舞，故名云龙山。这座承载着自然灵气的山峦，更因苏轼的驻足，沉淀下了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。

“春夏之交，草木际天；秋冬雪月，千里一色；风雨晦明之间，俯仰百变。”放鹤亭为宋神宗元丰年间张天骥所建。他在山上建一亭，并养两只仙鹤，隐居山上。苏轼常率宾客在亭中饮酒，和张天骥交成好友。

苏轼在文章中除了把云龙山的秀丽景色描写得变幻莫测外，还称赞了张山人的隐居生活，创造了一个富有诗意的艺术境界，让云龙山和放鹤亭因此而闻名。

除了放鹤亭的闲逸，云龙山还留存着苏轼率性洒脱的一面，那便是“东坡石床”的由来。

苏轼曾酒后携张天骥、颜复、王巩等好友，从黄茅冈登上云龙山。行至冈头时，酒意上涌的他睡眼朦胧，索性仰卧在一块巨石之上，任清风拂面，醉意沉沉间留下“醉中走上黄茅冈，满冈乱石如群羊”的诗句，这幅画面，也成了苏轼在云龙山最生动的人文剪影。

后人为纪念这份率真，便将这块巨石命名为“东坡石床”，还特意修建醉石亭加以保护。雕像中他醉态可掬的模样，仿佛将那场酣醉定格成了永恒。

岁月流转，云龙山的灵气与底蕴从未消散。近年来，当地围绕云龙山的自然禀赋与人文资源进行系统性规划，不仅对放鹤亭、东坡石床等历史遗迹悉心修缮保护，更在山脚下的云东一道街上，将咏颂云龙山的诗词镌刻于石上。

“万木锁云龙，天留与戴公。路迷山向背，人在瀼西东……”当游人漫步山间，诗词与青山相映成趣，千年文脉在步履间缓缓流淌。

如今的云龙山，已逐渐形成多功能复合的生态景观空间，兼具休闲游憩、科普教育、文化展示等多元功能，成为市民与游客亲近自然、感悟文化的好去处。

如今，漫步彭城街巷，人们依旧经常谈起“苏徐州”的故事。那两年的为官时光，早已化作徐州文化血脉里的基因。苏轼的功绩与诗文，不仅是史书上的文字，更是融入古城烟火的温度，在岁月流转中始终温暖人心，成为徐州彭城七里文脉上最动人的篇章。



云龙山。